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聽言

宋孝宗時兵部侍郎胡銓論從諫疏曰臣聞從諫人主之高致古之賢王以從諫稱者未易僂指書稱成湯以從諫弗咈為美梅福稱漢高祖以從諫若轉圜為美魏徵稱唐太宗以悦而從諫為美成湯格天之功由從諫

而致也漢高祖開四百年之基由從諫而致也唐文皇創三百年之業由從諫而致也猗歟偉哉人主之高致端在於此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嬰鱗之言兼聽盡天下之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有不知未嘗廢言言之未嘗不聽凡獲賜對者人人皆以為得盡其忠中外翕然咸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臣愚竊以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漢光武之聖明而大司徒韓歆用直諫死唐文皇晚節殺劉洎而魏徵有勉强從諫之

規故春秋傳曰終之實難而先正司馬光重為世祖惜
臣愚伏望陛下置臣章於座右永鑑漢光唐宗之失則
社稷之福也
秘書少監周必大論聽言責實疏曰臣三日之間再望
清光敢陳瞽言致惓惓之誼臣聞政莫衰於隋而功莫
隆於唐文皇亂莫極於五代而治莫速於我藝祖一言
以蔽之文皇善於聽言藝祖善於責實故也仰惟陛下
厲精政事無聲色之娛無畋游之好無便嬖之私好問

聽言惟治道是求綜核名實惟祖烈是繼然而中外之臣鮮有助陛下大有為者謇諤之節無聞而謟諛之習故在激勵之風未著而闒茸之俗彌勝平居尚爾緩急何賴夫文皇所以草隋季之政而身致太平藝祖所以變五代之俗而坐臻上治其施設次第具載史册臣願陛下詔經筵官擇當時聽言責實之要條上其目以令準古勉而行之庶幾風俗一變不負陛下孜孜為政之意則功何患於不隆而治何患不速哉

權吏部尚書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王珪傳太宗召珪為諫議大夫謂之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内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譙珪與温彦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

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耶彦博懼謝罪珪不謝帝默然明日語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臣聞君臣相須猶手足之衛頭目也有是君也而其臣不足以輔之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則失其所以相須者矣故君在審擇其臣而臣在忠事其

君未有君臣之志不同其德不合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太宗之說可謂知此矣然君之患常在於不能納諫臣之患常在於不能盡言以太宗之明且聖其於兵機將畧戡定禍亂足以比迹湯武其於躬行仁義力致太平足以庶幾成康其大者既已安定天下自餘行事固亦無甚過舉也猶汲汲然導珪等使諫如此則朝廷之上一日萬幾之間何慮其闕失哉夫譙責孝孫以教宮中音伎之不進豈亦太常協律之

職實人君過舉之細管仲所謂未能害霸者也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便有輕士之憂太宗始亦怒之終則悔之又詔玄齡輩勿懲是而不諫當時責成大臣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無隱情矣其至貞觀之治也宜哉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且太宗之說固正矣使其臣不正其肯為太宗盡言乎一事之不諫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故臣下之邪正在於言與不言之間明君不可以不察也

元吉又進故事曰唐書李絳傳絳見帝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才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

之益

臣竊以謂絳之言何其盡哉當憲宗之初豈有失德諫官論奏不實者果何事意其必有過甚之語難行之議以帝之聰明而亦謂之謗訕則非不可黜也絳直以進言之難十事去其五六為帝激切言之將以開天下敢言之路懼或黜之則正直之士畏罪而不敢言耳然帝雖欲黜之而以聞絳是亦意有所未安不果於黜也絳能開道主意致憲宗翻然感悟知諫

之爲益而不罪其過後世且不知諫者其爲誰君臣之間納誨輔徳可謂泯然而無跡矣然自古小人之害言者莫甚於謂其植黨而好名蓋植黨則欲去其衆好名則使人君怒其謗已是二者古今之論多矣唯植黨之疑猶爲易辨好名之譏最爲難知夫天下之所趨者名與利而已人臣之事君以其有爵禄之利也好名之人不顧爵禄之利而欲慕正直之名則何惜不以其名與之蓋利之與名均爲御世之物人

君於此既設官而謂之諫將以名與之也若不與之名而又欲加之罪則吾之御世者亦狹矣就使狂妄之士濫夫正直之名而忠實之言將亦由是而得也豈足以傷吾之治哉故臣因論絳事而敢以為陛下獻恭惟聖學高妙知此久矣而絳之言誠有取焉者也

元吉又進故事曰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為君者鮮克正己為臣者多無遠畧盖君臣之道不

得其所吾觀唐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為之使人無異詞也又呂蒙正傳太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爾故事必無隱而言皆從之令既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雖言未必中度朕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納諫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無如唐文皇其臣王珪魏徵之徒號善諫諍至於無

言不從無事不聽可謂至美惟太祖皇帝聖見高遠不以文皇納諫為難而以自不為之使人無可諫為善大哉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昔書稱成湯猶曰改過不吝是不能無過也若吾太祖將無之矣本紀又載太祖一日罷朝不樂内侍有問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殿乘快處分一事有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葢太祖皇帝常以乘快處分為悔為戒兢兢業業罔敢怠忽宜其周旋卻顧當時

無可諫之事矣臣又聞之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所謂犯者不過觸威嚴冒忌諱其用心則忠至夫有隱則見利而不陳遇害而不指挾姦導諛務為身謀人臣之罪莫越是也惟太宗皇帝聖見高遠於二三大臣既欲其情之無間且欲其事之無隱猶曰不以居尊自恃而使人不敢言也大哉言乎亦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書所謂啟乃心沃朕心爾無面從退有後言實是道也故太宗又謂宋琪曰朕周旋欵曲商確時事

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絶其私請無得有所顧避也蓋太宗皇帝每慮羣臣不由直道而交通私請戒之使無所顧避宜當靡不盡其情矣仰惟皇帝陛下至仁大度同符祖宗謀猷施設罔不諏于故實而憲于謨訓臣願陛下兼聽廣覽以太祖之訓益隆聖徳好問察言以太宗之訓深勵羣臣夫使會朝清明而常無可諫之事人臣皆知直道事君而舉無不盡之情則治功何患不成中原何患

不復哉此臣區區日夜以冀也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聽言疏曰臣嘗謂人臣獻言靡不盡其誠人君聽言要當攷其效是以漢高祖嘉婁敬之諫唐太宗思魏徵之言是皆利害雖一時所陳忠邪乃悠久方見此不可不察也臣嘗觀東漢盜賊之原惟劉陶楊賜嘗言之其後事作始閱故事得陶與賜所上章奏皆行封侯之賞臣恭聞神宗皇帝諭開邊之非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神宗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

著在外唯趙禹言之爾乃知臣下之言不可無記也臣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屈已受言歷觀自古帝王未有能及聖德之萬一然而論思獻納臣下雖盡其忠考擇審觀人主當謹其術昔唐太宗嘗諭史官曰羣臣言事朕行與不行皆當記之真宗皇帝嘗詔中書置籍記諫官御史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臣愚欲望睿旨特詔中書凡降出朝臣章奏行與不行並置簿録上歲終仍以副本進入禁中于以考其是非而究獻言之情于以驗

其成否而要聽言之效又使羣臣知其有此懷忠者得以盡言懷私者不敢妄言將見言必可復不為文具此於聖政實非小補

袁說友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虛心以求言和顔以受諫固常有進言以遷秩未聞有納忠而得譴者也然而在廷之臣不聞諤諤以抗節惟知唯唯以取容昔之敢言者雖有斧鉞之誅而猶且不顧豈今之世有爵賞之勸反有所不敢臣有以知士大夫氣節之不立也盖士大

夫之氣節養之則銳挫之則懾方其銳也雖有斧鉞之誅而不懼及其懾也雖誘以爵賞而不為惟養之於無事之時斯可用於有事之際無事之時苟不先有以養之欲其用於有事之時難矣方今天下外無邊鄙之憂内無盜竊之虞雨暘以時倉廩粗足正天子養尊士大夫養諛之時也陛下不以此時有以養士大夫之氣節臣恐風俗自此日委靡矣養氣節以厲風俗當自朝廷始朝廷臺諫給舍之官所以糾官邪而杜姦慝也朝廷

之風采繫焉天子執政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於是有彈劾之章有繳駮之奏所以示至公也陛下既已信其人則不可以不信其言其人既是則其言不得而非其人既非則其言不得而是陛下既信之於未用之始不當難之於已用之後故臺諫給舍之所與是公議之所共與也雖陛下不得以不與臺諫給舍之所不與是公議之所不與也雖陛下亦不得而與之陛下非徒從言責之臣也從公議也士大夫亦非畏言責之臣也

畏公議也陛下當使天下畏公議不當使天下畏言責天下畏公議則為正直天下畏言責則為私邪臣謂欲尊朝廷當養士大夫之氣節欲養士大夫之氣節當使臺諫給舍得以行其言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蓋不以氣節作之雖智者不免於愚茍以氣節作之雖佞者可使之忠也臣願陛下許大臣用人其有可否當與大臣辨之許臺諫言事其有可否當與臺諫辨之許給舍繳駁其有可否當與給舍辨之

辨之而是從亦何傷辨之而非不從亦何損都俞吁咈見於明良之盛時可否獻替是謂君臣之合德直道行於上公議伸於下士大夫之氣節立矣氣節既立惰者必勤私者必公貪者必廉怯者必勇方是時也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濟哉實天下幸甚

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史浩論褒賞諫官劉子曰臣比者入對內廷以衰病乞歸田里蒙賜之坐問臣以何如唐太宗臣對曰陛下聖德高出百王宮中止聞孝儉太

宗闈門之內尚多慙德豈敢望陛下萬分之一徒以其聰明知前代帝王之高致在於從諫降意屈志以來言者從而賞之以收美名以起至治史官謂功德兼隆得此道也是故魏徵諫發兵則以五百縑賞之孫伏伽諫死刑則以蘭陵公主園賞之李大亮諫求鷹則以漢紀胡瓶賞之高馮言得失則以鍾乳賞之令諫官有意為陛下開闢公道無所阿私誠可與唐臣並駕願下有司亟議褒賞使萬世之下賛陛下之功巍巍太宗之上豈

不美哉

浩又乞免臺諫侍從當日條具劄子曰臣昨夜伏覩御

札賜侍從臺諫不允三日條具之請臣竊思之陛下爲

此將以得天下之弊而更新之庶可立萬世之基業何

爲欲速如此夫鐘之扣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人之

言也畀以閒裕然後盡其藴今若促之使不得盡他日

或有弊不革則必有辭曰倉猝不暇及也將何以責之

臣未敢奉行聖旨者誠以陛下今日之舉眞可追配仁

宗書之信史足以光萬世於此而促廹之使不得盡其藴則人皆付之文具矣所有御札謹俟少選進入乞賜俞允俾遂三日之請

浩又上奏曰臣恭領聖訓至於諄諄曲折臣以賤微冒犯天威罪宜萬死臣當退就斧鉞不可復言然臣區區猶不能自已者誠以陛下聖性純明德量寛大今日忽為此舉乃與平昔不類是以疑之張燾之言覬陛下取弊事而革去非欲陛下以一日之力困諸儒於筆札之

下臣意侍從臺諫游學校取科第欲其答策持論固所優為然非陛下前日求言之本意也夫言之必可行貴乎考察事情周知物態民之利病國之安危籌度于心筆之于紙聖君用之則天下咸被膏澤無一物之失所若陛下欲令援筆而書不切於事如舉子之在場屋侍從臺諫何至不能而飾詞以求展限哉今天下三歲科舉舉子未嘗有曳白者而謂立朝之士不能此左右之人欲用此以為戲使陛下有輕士之心其與祖宗開天

章閣求直言豈不甚相戾耶昔仁宗開天章閣使大臣條對姦臣欲困同列故請一日而畢其間所説有得其大體者衆不能奪竟許退而條具㳟故事也陛下若不聽臣言馴此而行則將流於薄而忠厚之氣象不見矣此臣所以雖有白刃在前不敢避而欲救陛下之失也樞密院檢詳文字李椿上奏曰臣聞求言非難用其言實難何則蓋用言不審則言之者必多輕舉妄議非唯不足以裨一人之聰明適所以惑四方之觀聽臣切惟

陛下虛懷屈已聽言不倦真堯舜之用心也近臣嘉謀嘉猷孰不罄竭以告而百執事之間日有輪對使得盡言猶以為未也監司郡守罷授之際皆得奏事凡國之休戚民之利病惟恐纖悉有遺此陛下盛德事也臣切見比年以來凡臣僚申請建明利害其間不無輕易而朝廷聽信施行或未經審詳故有頒降之旨未孚而改易之令已下不唯遠方觀聽深有疑惑切慮緩急有誤朝廷命令臣愚願陛下於聽納之際凡臣僚有所申請

建明必先付兩省照應前後指揮及見行事理參酌其可否或令與言事之人商榷而辨明之如其灼然可行然後取旨施行庶幾令下可行可以悠久不失信於四方萬里所繫非輕伏乞睿察

蔡戡進諫録疏曰臣聞人君以納諫為聖人臣以進諫為忠三代以還善納諫之君無若唐太宗善進諫之臣無若魏徵太宗以英武不世出之資取孤隋攘羣盜平定天下皆其餘事然而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似非太宗

所能自致所以致此者徵進諫之力也徵所以敢諫者
太宗導之使諫也故太宗嘗曰魏徵勸我偃武修文中
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徵之力也徵亦曰陛下開
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
乎蓋君能納諫故臣能進諫君臣相須從古以然恭惟
陛下聰明冠倫上參堯舜勤勞稽古下慕太宗有以見
陛下求治之切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太宗所
以成正觀之治者一本於納諫而已陛下欲還太宗致

治之隆必求當時致治之本欲知太宗納諫之效必觀當時進諫之言臣嘗夷考其人魏徵固號善諫而在廷之臣有若王珪馬周劉洎褚遂良虞世南岑文本輩以諫名者又不可一二計內則閨門至親秉閒進說外則蕃夷武將因事納忠想其當時瞽為詩工誦箴諫士傳言大夫規誨駸駸乎有治古之風自非太宗導之何以至此臣念羣臣諫語散在史冊不可類舉謹用裒切於治道者凡百事聚成一書繕寫進呈如蒙陛下萬機之

餘特賜一覽不唯忠言嘉論有裨聖學之明而日就月將可成貞觀之治臣不勝惓惓之誠

戡又乞優容言者䟽曰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必康寧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顛仆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涵養作成使天下之士激昂奮勵人人懷不能自已之意故無事之時則有犯顔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為伏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

舉議論鋒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即超陞仁宗皇帝蓋嘗斥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帝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修唐介之類是也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譴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儻能幡然而寤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聖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縉紳之士莫不為朝廷惜而臣猶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

榮其親以肥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子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蓋忠義所激不得不然捨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者也又況人臣之進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有納諫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於世

於是以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為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已以來忠諫不愛厚賞以旌直臣則君都顯名臣獲實利兩得所欲豈不美歟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於求名愛惜士氣優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慨發憤以圖報效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林光朝上奏曰臣聞唐虞之世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逺近相參有如一體又且時廵于方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是當時諸侯歲一見天子皆以為職分之當然者觀其一時戒飭之辭有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為導之使言也言不徒發是必有可指之效則賜之車服所以寵異之也車服有數天子以是御羣下惟有功者得之則人人有歡心苟為無功偶然得此則人皆有倖心一或有倖心則車服亦不足貴矣故其曉然告之使之敷奏以言而又試其言之當否臯陶嘗提是說以為不如是則敷同日奏罔功

則是說為一日不可廢於天下也陛下修明庶政蒐取實材每於羣牧部使者守臣各令奏事而後丁寧告戒此於唐虞之事不約而合然而自他處得郡或丞郎補外或執政侍從均勞佚而去者當有一二說歷陳之於上前雖陛下有所可否然不終計其效驗如何耳臣竊觀神宗皇帝於百司所奏無不徧覽又嘗作功過簿以稽其言之當否臣願陛下酌祖道以養天下每於州牧侯伯入對宸旒言有可聽者當計以歲月考其言之當

否如功過簿則田萊可闢水利可修流人可集盜賊可去其大者可以厚民俗起士風其次可以講鐵酒酤利原豐耗之所出是天下萬務皆可以周知而悉數之也昔文帝見賈生於宣室偶於受釐之際所問者鬼神而賈生之對不敢及他事令州牧侯伯一日見天子得以極言郡國之事此為導之使言已如唐虞之時苟無以考其言之當否臣恐敷同日奏罔功也臣前謂天下之大非耳目所可及在唐虞盛時謂此說為不可廢是必

為簡易之法陛下試一闢宸慮使天下復見唐虞之治
薛季宣上奏曰臣聞人主之為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
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為無不
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為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
齟齬之歎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
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於受之耶
近者為之地則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為之助則小者
有彰露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

一郡一邑之間旦暮坐于廳事之中豪家巨駔敢於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為之囊橐也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爵禄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為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於左右之囊橐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為欺甚於天下彼其伺候詞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押闔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其邪假廉以濟其貪偽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於有所陞黜之時而游揚中傷於平

居無事之日一旦陛黜之際雖人主自以為出於獨斷而喜怒氣燄已歸於囊槖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為欺人主又何從而察之亦曰兼聽無我收骨鯁棄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使懼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其胷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之秋乃可望以伏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為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為墨墨大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

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舉事進言果出於為君上為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為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為社稷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則人主所欲為者無不濟矣故欲絶天下之欺惟在於收骨鯁收骨鯁在於兼聽兼聽莫難於無我入者先主縱有他說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誠難於受

之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英略大度之主而使屈羣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覇其機不在乎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使齊威之刑賞不行焉則為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功獨可日月冀乎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陛下静觀而熟察之儻有驗於微臣之言功業成否反掌間爾

李宣又上奏曰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互

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內外務相阿順皆自謂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卿等各當徇公去私毋雷同也魏鄭公告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下情得以上通大哉言乎其君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由矣夫和之與同疑若相似聖人之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善乎晏嬰之言和如鹽梅相濟同如

以水濟水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强而同之非回於利弗能也向令仕者舉回於利則凡時之利病政之得失何自而知之君子不爲利奪往往輕爲去就藉此以治萬無是理閒自權臣柄國斵喪忠良内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說合若一人幾於揚氏無君其於國家何有流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今爲梗以陛下之剛明聖武高視唐宗即政以來每欲一湔前弊其如無君之習革之良難舉世爲同則有入而不自知者臣懼邦之

政俗將日非而莫之救也凡處天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於利害之外乃知利害之實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藴矣合天下聽無不聰合天下視無不明鹽梅相濟何以易此不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庭自成孤立矣人情誠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勉君以容受讜言要爲忠愛之至導之拒諫寧爲體國之心由此觀之邪正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

所學稽於唐之君臣致治之美為陛下獻惟聖神留慮而圖之社稷蒼生幸甚

直煥章閣王師愈論聽言之要疏曰臣竊惟陛下躬上聖之資勵大有為之志孳孳圖治聽納如流欲以來天下之言然而進言者不能皆昌言多為虛誕一偏之說仰欺天聽其名則是其實則非聽之則可喜行之則可駭或有利少而害多者或有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或有斷然不可行者行之未久雖不憚於輟或從而變更其

弊已甚矣原其用心不過茍持一說以取容悦欲爲干利禄之階而不顧上誤朝廷之施行下貽生民之大病此何謂也陛下明目達聰欲周知而廣覽進言之路固不可不闢自今凡有陳利便者誠能先隱之於聖心次付之於大臣侍從臺諫參酌詳審擇其灼然可行者行之庶幾事功可濟利興而害除矣

光宗紹熙二年起居舍人黄裳上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茍

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静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悦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

三年御史臺主簿彭龜年論聽言以講學明理為本疏

曰臣聞天地以虛為德聖人所以能賛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焉者亦虛而已矣恭惟陛下受天明命臨照萬國自御極以來天下之事一切以虛心應之執政大臣日有闗陳無一事之不下侍從論思給舍繳駮臺諫劾奏無一言之不聽内而百執事外而監司郡守一遇奏對無不自以為稱愜上意雖舜之舍已從人禹之聞善言則拜何以過此然臣區區之愚猶願有陳于陛下者蓋以天下之理有所謂可亦有所謂不可夫虛者豈一

於可之謂哉無可不可者虛也有可不可者理也試觀之天地之化何嘗有所偏倚其無所偏倚者天地之虛也然陰陽寒燠之氣動植飛潛之性長短小大之形亦何嘗有所變易哉所不可變易者天地之實理也夫是非邪正此實理之在人而不可變易者若是謂是非謂非邪謂邪正謂正物各付物而吾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豈不如天地之虛哉儻是非邪正未嘗辨析而徒曰吾虛心應之吾之應之者若其人正其言是則是虛也

達而為堯舜不難也若其人邪其言非則是虛也反而為禍亂亦不難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夫無適無莫豈不甚善然非義之與比則有所不可故無適無莫而義則為從善如轉圜無適無莫而不義則為用賢如轉石矣是可不察哉臣觀陛下數月之間用人納諫聖心愈虛盛德彰明天下歡喜太平之期指日可冀而臣之私憂過計益不自已者誠願陛下於是非邪正之間深加聖心焉臣非敢議陛下

令日虛心以為非是誠以是非邪正未易判别異時不幸有不肖者竊陛下虛心之機而用之或誤陛下陛下儻懲今日為監戒則將猜忌闗防表裏不應其患又有不勝言者此臣所以有狂僭之言也抑臣之言猶有未盡者臣聞之能明理然後能使心之虛能講學然後能使理之明夫天下之事紛紜淆雜日至乎前利害之相形賢否之相蒙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而陛下以一人之聰明酬之可不謂難哉陛下隨事而應雖無不聽之言

事過而思豈無既往之悔萬一有之陛下亦甞察夫悔之所以然乎是必於理有所未明所以於事不能無誤臣是以知講學之不可緩也恭惟陛下自得聖學之高明多閱天下之義理是非邪正固已瞭然然而理本無窮學斯不足若絲毫有所不察則禍亂或從而生臣愚欲望陛下精考聖賢之言多親儒學之士公好惡以合天道辨義利以察人情常使聖心昭明了無蔽惑如水鑑之清而妍醜自見如尺度之公而長短自形此聖人

之所謂虛而與天地相参者也唯陛下留神
四年龜年為秘書郎又論羣臣進言早賜處分疏曰臣
以非材備數三館月縻廪粟無所補報嘗伏自念三館
之士在祖宗時許以議政比偕同列僭上封章待罪旬
浹未聞報罷竊知聖德優容必無訶譴然而所論之事
亦無施行訶譴不加不敢自喜從違未卜實切私憂臣
仰惟陛下自即位以來隆寛盡下虛已受人聽納之勤
前古無有只因近日二三差除大臣執奏給舍繳駮臺

諫論劾未合聖心反覆月餘尚無予決羣臣既不肯背理而徇陛下陛下復不肯屈勢而聽羣臣君臣之間齟齬既久情意不通易成睽阻一日二日萬機沓來設於其間又有同異展轉激作或貽威怒則豈特羣臣之罪不勝誅夷而已哉陛下父母也羣臣臣子也子事父母只欲其喜豈欲其怒父母怒則一家不寧陛下怒則天下不寧此臣所甚懼也陛下聖度如天萬萬無此臣但見羣臣屢批逆鱗恐其至是是以願為陛下先事言之

然臣亦非敢以臆說欺陛下也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旦之此言真萬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

議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爲德任之以爲愆然則恕安從而生哉儻不如四君之能聽則譸張爲幻之人必指其言曰此怨吾君之詞也此詈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爲君之道無寬裕之德其弊至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譸張爲幻之人爲懼者誠不爲無見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羣枉之門羣臣之

言陛下既疑而不聽則讒張為幻者可以投間而起矣
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必曰陛下之命羣臣執之不行
是天下之事盡由羣臣不由陛下為此說者是以唐明
皇待陛下非忠臣也昔明皇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齡
以為不可又欲加實封九齡又以為不可李林甫揣上
意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明皇信之復以仙客
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
甫進九齡罷而唐之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

必曰羣臣為此不過欲歸過於上邀名於已耳為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止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為過改之則為名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德宗終守改過之吝竟失從諫之名褊心忌克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號令已行不可復反是又以反汗之小嫌傷從諫之盛德亦非忠於陛下

之言也臣請復以慶歷元祐之事辨之慶歷三年仁宗既除夏竦樞密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修等十一䟽追竦樞密使勑元祐元年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駮竟因燾辭免之章令依舊職此皆大臣也尚不憚於改除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且羣臣獲仕清時固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邁帝王之極功身荷美名主都顯號偶有違拂誠非得已陛下諒其忠則跼蹐恐悚猶不自安陛下不諒其忠則流移轉

徙何所不至寧肯不顧妻子故犯君父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羣臣之意臣恐譸張之說萬一不解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蓋人君胷中當如清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其正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蓋謂是也臣愚欲望陛下恢廓聖懷和平宸慮以天下之理察羣臣之言酌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召命或與外除毋使譸張之說能惑聰明忠藎之臣或罹擯棄實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龜年又論優遷臺諫沮抑忠直之弊疏曰臣聞言路通塞天下治亂繫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仰求前監方冊昭然臣敢不為陛下縷縷陳之臣伏見陛下自登大寶隆寛盡下廣覽兼聽揆之於古未見其比而近日臺諫之官稍稍抗直者多不得久於其職大率優遷其官以去之臣不知其故何也夫假遷官以逐言者此近世最弊之法陛下柰何數出而用之乎消奭精銳沮抑忠直莫甚於此且臺諫之官皆朝

廷選擇而後除使其言可行則為稱其職當留而不當
遷言不可行則為不稱其職不當遷而當去而乃舉措
倒置是非易位臣不知陛下所以勸懲天下果何術也
恭惟治朝崇奬臺諫列聖相承視為家法傳堯俞嘗謂
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許風聞則豈
皆責實全過當則欲其盡言如此求之猶恐未至臣觀
南渡以來臺諫忠鯁大率不逮祖宗盛際每有所言極
不過三數章而止安有二十三章劾胡宗愈十九章劾

章惇如劉安世者乎全臺彈劾不聽亦已安有上章不報率同列進見列拜於御座之側如孫抃論温成典禮者乎聞有宣諭唯唯禀承安有名赴都堂宣諭而論列如故如傅堯俞之論張舜民不當罷者乎言有不合茍得美官奉身而去安有以去為諫幾上感寤如程顥之不受提刑司馬光之不受樞密傅堯俞之不受吏部侍郎者乎臣不知先正諸臣剛决勇敢一至于此以為無上耶則近世愛君未有過於諸臣者也以為沽激好名

邪則忠實懇惻亦未有過於諸臣者也而祖宗容受聽納若恐傷之得非以朝廷紀綱之地不容不重為社稷宗廟大計自當爾耶陛下試取先正諸臣奏議反覆詳觀然後知祖宗寛大人無不盡之言今日臺諫略無先正之直陛下儻舍己從人如舜改過不吝如湯不唯聽人之言而又且導之使言不唯容人之直而又且激之使直臣尚懼士氣消靡已久不能頓然作興而況從而沮之耶臣是以知士氣不可以不伸夫姦宄之人何世

無之唯藉臺諫嚴重有以折其萌芽而臺諫之士所以能震慴姦宄唯藉人主聽納其言假以聲勢令臺諫之士消沮如此臣恐在内之姦宄乘此隙以蠧其内在外之姦宄執此隙以揺其外陛下雖欲高枕而卧不可得也且臣嘗熟察臺諫所以數忤陛下者盖有由矣非以陛下身有失德惡人正救如前代拒諫之主也特不過攻擊權倖不恊聖意耳夫權倖恩寵不行不過一夫怨而怨歸臺諫臺諫言論不行能使天下怨而怨歸陛下

陛下柰何不忍一夫之怨而獨任天下之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欲一言於陛下之前不能自已也臣反覆思惟今日陛下唯有導人使諫足以救此臣猶慮聲勢已動未易頓回政須陛下開廣聖心掃除芥蔕遵用仁廟召還唐介故事東別向來以諫去國不由人言之人擢用一二示天下以聽納之機登對臣僚議論忠讜者稍旌別之示天下以聽納之實庶幾聖德昭明羣疑解釋不勝幸甚

光宗時監登聞鼓院楊大全上奏曰臣之志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耻而以言不聽從為耻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饕富貴甘豢養以消靡其風節平居皆貪禄懐姦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濬死武興吳挺死今

尚不以為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矛萬一變起蕭墻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為不信坐受其危亡矣盜满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為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爱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

趙汝愚論聽言䟽曰臣仰惟陛下天縱聖明寛仁盡下

凡臺諫之論奏給舍之封駮徵及一介疏遠之士雖寸長片善陛下未嘗不聽而受之無有難色臣每與羣臣竊窺陛下盛德全度恢乎有容如天之高如日之升光明廣大不可尚已若守之以誠行之以久使義理習熟是非著明不為邪說所轉移則三王不足多五帝不足進矣然臣嘗觀自古納諫之君未有如唐之太宗者當時魏徵號為善諫帝嘗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至徵陳十漸則尤加奬歎為列諸屏障朝夕

瞻仰君臣之際相得深矣及其怒也則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及徵之亡乃復有停晉仆碑之事夫以太宗之明魏徵之賢而終不能免此何耶又帝嘗止于木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而帝亦不加罪大抵人之情喜順而惡逆方其始初清明也聞善言則喜聞惡言則懼凡君子忠盡之言雖甚拂其意然未必不蒙信用小人阿順之語雖初若可喜

亦未必不加察也及其久也君子今日論某人明日論某事積其違忤之意則終將壓之矣若小人則善伺人主之意阿諛順旨終無所違逆故人主雖知其佞而卒以難去從古以來人主皆欲治而惡亂皆欲進君子而退小人然卒之君子遠而疎小人近而親危亂之日常多治安之日常少者惟在乎違道而任情喜順而惡逆爾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斯言也誠萬世人主聽言之法惟陛下留神幸

甚

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劉光祖論言事本末疏曰臣聞古之事君者必曰忠必曰直忠則有所不欺直則有所不避忠直者人臣之大本也進則觀望人主之顏色退則顧慮一身之安危如此者必有所不盡於其心其於忠也遠矣設為關防以為能避遠形迹以為智如此者必有所不盡於其言其於直也遠矣然而忠直非有素則不信忠而君不以為疑直而君不以為忤惟有素

者能之臣雖愚魯竊慕斯義平生所受教於父師者蓋終其身而不能變平日所交際於朋友者亦盡其心而無所隱而况於事君乎而况於任陛下耳目之寄乎陛下往歲繇德春宫臣備數小學教授陛下察臣盡心於嘉王而無所苟是以蒙簡記於壽皇名臣之日臣到闕際會舜禹親傳蒙恩引見所奏悉荷開納未幾又值輪對略嘗效其愚忠以為當今人才衰而肯論事者益少勸陛下長養收拾崇奬其直言陛下御批依奏即日付

出而大臣反若有所顧畏不敢報行然臣自念區區之誠已獲信於陛下久矣又未幾陛下遣臣迓送使客三得瞻望清光臣所奏楚州城壁絕無一詞之欺陛下卒采臣言減省工役過半臣以事無大小皆可盡忠官無高卑悉當圖報令也陛下擢臣以風憲之任其為感激又當如何報效耶所以承命以來不遑寧處朝惟夕究如是累日即自斷曰惟初念純一可以對上帝可以事君父不可貳也不可疑也是故道學朋黨之論人不敢

言而臣言之為其不消此名即必貽將來之患故也左右近習之勢人不敢及而臣及之為其不窒此門則必喪士大夫之節故也臣在小學時曾為日記其間記陛下一日因臣進見問曰曾識呂祖謙否臣對識之陛下再三稱誦其賢而悼嘆其不幸臣令思之使祖謙而尚在人將目為道學之首則陛下亦不得而用之矣又記一日臣得進見陛下諭臣曰近日主上付下骨鯁集令看皆先朝元老議論讀之甚有補臣對云自范仲淹以

下奏疏皆在可見祖宗以來容納直諫如此陛下曰中
間所論新法自是必為民害斷不可行又曰當時同已
者即以為是異已者即以為非所以後來遂將司馬温
公蘇文忠及黄庭堅各目為黨魁臣對云只緣王安石
引用小人卒亂天下陛下曰如蔡卞蔡京之徒是也又
曰陳東亦不易得臣每誦陛下東宫之語以為淵衷所
見一一與祖宗之意同符是以昨者敢進借朋黨以害
君子之説皆臣數年之内中心所懷如此臣自信言公

而語平故乞陛下降出以消未然之患至於士大夫納交於近習臣自立朝以來心誠鄙之日覩陛下愛重名器不為小人所竊弄於是乃昌言之而無所避曰忠曰直臣雖未能望古人之萬一然其不為姦回之人決矣臣於職事蹤則有之欺則無也於議論不及則有之過則未也臣無言責之時尚勸陛下用賢納諫謗複而不已豈今居言責而反不言乎是以相繼封入奏疏乞先收召人才而大臣但進呈而無所議臣既非今日之言

則言而不行不能以自已也何則人才者國家基本之所繫生民休戚之所關之則養之有則用之慶歷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日之積是以為數世之用事之最大無以過此臣所願陛下體至公之道開衆正之門又乞早用愚言兼收人物必獲安靜之福而無一旦之憂如臣所言異時有誤國是臣甘竄殛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上奏曰臣近者蒙恩輪對不度狂愚嘗僭論奏陛下聖孝純篤猶未得一見

上皇將何以慰聖心而修人紀又嘗以敵情難測欲得備豫不虞責倖市權欲得防制有節及御筆施行傷於快易且進退臣下復多匆匆莫不展竭懇欵以致顧忠之義聖度隆寛温詞慰納臣退而感泣莫知圖報指心誓日以為他日或有事繫國體義所當言可以仰裨聖明者苟得竭盡則雖退就黜責靡敢自愛竊聞國子祭酒李祥比因宰相趙汝愚論罷心有所懷不能自已嘗有封事上徹宸聽自以所見與諫臣不同居家待罪陛

下既予之以寬告又復寵之以職名畀之以使節使以禮而去中外之論莫不以陛下博盡羣議不貴茍同此蓋治世盛德之事而明主之所取以為先務者也臣竊嘗妄論本朝治體蓋以崇養議論氣節為立國之根本自王安石用事好同惡異天下從風而靡逮至崇觀間復倡為豐亨豫大之説虛美熏心實禍蔽塞遂使習俗日變馴致靖康之禍如吳幵莫儔之徒與敵為市痛在人心其始固止於順從其終乃至於此極為人上者詎

可不知所崇養而以好同惡異為深戒哉今諫臣抗疏論罷李祥新任仍褫其職顧惟諫臣所言陛下自應聽納其在庶僚亦豈容妄有條陳第以陛下含弘之美意因是不能無虧而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議論氣節必愈陵夷凡事理利害之真實顧望愛惜多為身謀誰肯為陛下明言之其所關繫盖治忽所從分非一目一事之可比也仰惟陛下初政清明收名人望登用忠直天下之士莫不訢訢然精白以承休德然曾未踰時朱熹老

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其他侍從臺諫之臣以言事而去者尚多有之夫人才固未易得而盡節竭忠之士寧復有幾長育獎勵猶懼其有所畏縮令士氣似少沮矣如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之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而後天下或有當言之事必多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矧今國勢甫定人心猶揺歲事可慮未可保其無害邊報屢

警未可保其無他又自去秋以來災異相繼殊為駭常而天象昭昭尤為可畏白虹貫日陽精示變皆適當淫雨之開霽近者太白經天金木失次立夏之日風起艮方此為何景胡可少安政是陛下厲精為治明目達聰之時令能言之士指陳災變所以助成陛下抑畏之心者亦不為少然終未克致消弭之實而於其所甚當言者雖陛下以聰明臨照之未必皆得而聞是安可不思其故哉蓋天下之事所宜指陳者固非一端然言有淺

深勢有難易今之所難非在於得罪於君父而在於忤意於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不諱猶未以為難者以陛下有容受之德而其事不關於權勢也難莫難於論綱常然言之不諱猶未以為難者以陛下有誠孝之心而其事亦不關於權勢也若迺御筆之降初豈盡却僉謀然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號令出於獨斷而事體多關貴倖深慮左右秉間過有激發而重得罪也臣蓋嘗

面奏從昔而來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夫豈意在尊君蓋欲假人主之聲行之於外使莫敢爭執而可以漸竊威權所當深加省察旬日而來復聞有一二中批指揮給舍繳駮僅得一再而止其自為謀則善矣儻事有當論而又切於此者望其致閑邪之敬盡面折庭爭之節未必有也子思有言羣下同聲則善安從生今士大夫之習俗蓋近於是不知陛下亦何便於此臣比日又竊聞之道路左右暬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與聞者

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摇撼外庭聲𦤎所及類莫敢言所賴素有望實不畏强禦者正色朝端盡言宸扆有以折其鋒而殺其勢茍惟不然歲月荏苒事勢浸淫腹心耳目愈失委寄政權將歸倖門而不在公室凡所薦達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特側目畏憚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前史所載其鑒甚明親愛之道全之為上若或不加抑損是乃所以害之惟在陛下加念而已臣所以因李祥獲罪

而深及此者是豈病狂喪心欲為矯激而自取罪戾也哉實以士氣頹墮之中稍有所言與諫臣忤意則去不旋踵而遹者尊君之論播於朝行皆欲習為謹畏而不知盡責難之恭雖知貴倖市權無由敢言於陛下之前或有志在忠愛能言其難者皆將目之以出位犯分不恭不遜之罪臣之私憂過計豈獨以搢紳之士遭羅讒謗而已其所深慮者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浸寡也伏望陛下深惟天下之勢在於以言為諱渙命

重申復還李祥職名新任雖若稍咈諫臣之說然可以通壅蔽之情朝廷美意既得因此開明而天下有難言之事在朝在野必將聞風欣慰願竭忠藎於王朝陛下躬受四海之圖籍兼聽臣庶之邪言開公正之門絶私倖之路委信大臣以正朝綱容納忠直以强國勢中心無爲銷平偏論以涵養天下和平之福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臣世受國恩不遑他恤發言狂瞽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慶元間將作監陳貴誼因轉對上言曰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又言婉順巽從者是美疢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救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

嘉定三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不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

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存何如耳熈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

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佞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衡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佞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以還至公之理葢嘗少伸於久欝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内之幸

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六年德秀為起居舍人又上奏曰臣伏觀陛下更化之始首下明詔求直言又詔近臣請對論事薦紳士夫如聞震霆如覩白日臣時備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為自今言路大開將復見祖宗盛時氣象矣而五六年來士風選愞無以大異前日臣竊惑焉葢嘗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

之事唯所欲為而忌人之言今陛下恭已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羣臣觀望莫敢盡言者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諛佞成風日以浸甚然其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人氣血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盜平章軍國之

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韋帶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為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羣賢皆得以忠言自奮則精神風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兼旬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小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沈痼其可得乎自時厥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方其去也陛下

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𠊳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未免妄疑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譊譊以賈禍且侍從之臣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為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陛下

延納羣臣溫恭有禮然從容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聞遇兩班多從隔下既進復卻或至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羣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自今所朝賜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政闕遺仍詔賓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往往過為祕密不暇參酌羣言計慮固曰精詳

本末豈無末究有如楮幣鹽鈔尤為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羣下儻凡皆若此欲事無遺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為心以漢廷雜議為法俾人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黙去鄭絪迄成中興之烈而宰臣裴垍尤能奬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垍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為盛君而裴垍為賢相間者一二小臣

以奏對剴切旋被奬拔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之忠勿使久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擢李藩媕阿苟容者如裴垍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以孤生蒙陛下擢掌內命四年于茲近叨塵誤恩進侍螭陛有懷弗吐臣罪奚逃故於進對之初不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輒冒昧極陳其愚

惟陛下垂聽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聽言

宋寧宗時衛涇上奏曰臣等待罪册府坐縻廪稍每念補報萬一而官閒事簡無職業以自見顧事有上關政體下咈人心者儻無一言裨益聰明誠恐仰負陛下儲養期待之意是忘嚴誅少思罄竭臣等竊覩二十四日

指揮殿中侍御史劉光祖除太府少卿命下之初舉朝錯愕莫測其故聞之道路皆謂光祖曾論列小臣除授不蒙採納遂有此命事之虛實固未可知萬一有如所云臣等竊謂陛下過矣恭惟祖宗盛時崇獎臺諫拔用忠讜一時臣子極口論事連章累牘不行不止其間豈無事屬細微語涉過當而我祖宗委曲聽從未嘗沮抑豈徒隆虛名事觀美哉誠以諫臣拂士乃國家所藉以扶持而言路壅蔽風采銷落則人主孤立於上無與為

助故其重臺諫者非重其人乃以重朝廷也陛下始初清明鋭意求言既詔中外言事又日輪對百官間召侍臣從容咨訪雖自古崇諫之君何以加此惟是進退臺諫之意未盡白於天下是以議者竊有疑焉往歲遺補之遷名為襃陞實欲奪其諫職是所以退之之意未明也已而所用之人進不以道衆論弗與而聖意獨嚮之是所以進之之意未明也所賴陛下聖性高明因事覺悟知其不可用者而黜之擇其可用者而使之用捨之

間貽合衆志是以內外遠近莫不翕然服陛下無我之明誦陛下無我之量而前日之疑議亦至是不辯而自釋矣光祖供職以來感激知遇頗自奮厲公論為之少伸搢紳相賀今者曾未數月忽復改除臣等愚陋不知陛下之於光祖以何事而用之今復以何名而罷之且陛下所以用光祖者必以其人剛正有守能為陛下别白是非足以任耳目之寄也如果以是而用之則光祖之遇事敢言愛惜名器杜絶請求是乃陛下所以擢

光祖之本意而光祖效忠於陛下之職分也柰何反以是而罷之乎且其所論比之近日臺諫雖稍為振職若較之祖宗時言論風采猶未能十之二三而陛下已不能容之若曰嘉其論事而選以美官與夫意在厭言而飾以他說則又幾往歳之事天下安可厚誣亦非聖德所宜有也且事有公有私有輕有重左右使令之舊於事為私而朝廷之置臺諫則為公一介小臣予奪黜陟其事為輕而臺諫之進退則為重今陛下因其所私而

廢其所公奪其所重而遂其所輕事體不順較然易見臣等區區初不為劉先祖所可惜者陛下之舉措耳今先祖之罷得脫憂責又全美名於其身計有何所損而曲徇小人顯逐言者此不美之名也陛下安得晏然而受之乎竊恐自玆以往言事之臣競為緘默相師成風直言不聞而權倖日肆朝廷日輕矣起天下之謗以損聖德塞言者之路以輕國威聖明洞鑒夫豈其然臣等伏願陛下恢廣至公稍回聖慮酌事體之輕重觀人心

之從違念君子小人進退黜陟之所由鑒天下國家理亂興衰之所繫奮發英斷追寢吳端除命以遏羣小僥倖之萌還光祖言職以伸忠直敢言之氣以慰公論以安衆心以解天下之疑實宗社幸甚易之義以不遠復為元吉書之稱成湯以改過不吝為盛德是在陛下一念慮之間而已臣等出位妄言廹於拳拳愛君憂國之義惟陛下裁赦

洭又上奏曰臣聞人君據崇高之勢操富貴之權以奔

走天下其心之易以縱蓋亦勢使之然所恃以維持此心俾無過舉者惟臺諫給舍而已臺諫給舍人主之法家拂士也人主以為是臺諫給舍以為非人主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臺諫給舍非敢與人主爭是非可否者顧不如是無以重其權不重其權非所以尊朝廷而修君德也臣竊見自陛下踐阼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間有任用非人敗露而去臣所未暇論側聞近日以來臺諫論列之章給舍辯駁之疏每遲留不下或有沮

格而不行者夫一除授未當一命令未審似於聖德未虧朝綱未紊然廹之以宣諭而塞其言餌之以美遷而奪其職習以為常貽害不細爵禄陛下之爵禄也恩賞陛下之恩賞也臣下苦口力爭不避仇怨果為誰事陛下欲其阿意順旨則甚易欲其抗威拒命則甚難彼不為其易而為其難蓋亦內不安於私心外恐負於公議若不思職業之當守惟知風旨之是承雖以緘默取容皆可馴致顯位則捨所難而從所易彼何憚而不為殆

非陛下之利耳仰惟聰明在上豈不洞鑒此理徒以聖度寛厚未能盡絶人情然陛下以為可予而予之臺諫給舍以為可奪而奪之人主任恩人臣守法君臣之間義斯兩盡柰何徇人情而廢國法乎且倖門一啟羣小爭趨展轉扳援乘閒伺隙正賴臣下執持奏覆抑絶横流陛下若不主張必至巧生詆訾使人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虞羣小之中傷苟且咸命諂諛充位脫有大姦巨惡誰為陛下言者況今日言路尚壅士氣未振風采

銷落僅止目前陛下所當長養成就又從而陰銷潛沮之臣恐愛君憂國之言不聞持禄養安之習滋熾耳目漸蔽紀綱浸隳名器日輕賜予日濫倖倖攘臂張目無所顧憚天下之患必自臺諫給舍之不得其職始矣夫意所欲以扶持全安之者又果可必耶此臣之所深憂也我仁祖天性仁恕於人之欲有不能違惟其擢任臣下隨事論駮始命大臣具條執奏慶歷之詔至令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仍著為法故風節峻整朝廷肅清

雖時出横恩不能虧損聖政壽皇厲精臨朝尤重是選一日諭給舍曰近來少得封駮但據所見以聞朕無不聽乾道之詔至謂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令任是官者往往以章疏太頻憚於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封駮之外事雖至微少有未當即詳具奏陳故一時臣僚爭以言事相尚助成綜核之政間嘗擢才任事或至度外用人一旦覺寤罷斥隨至顧不特徇情於恩倖也臣願卒吐其愚終始為陛下陳之幸赦其狂僭

宗正少卿柴中行上奏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厭人言於是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

理宗即位初知果州楊泰之入對曰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帝竒

之

端平元年吏部侍郎曾從龍上奏曰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茍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悟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遂於詞色則讒諂秉間或不自知矣又曰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

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logged名我實
有益惟虛心納善若决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二年諫議大夫兼侍讀李宗勉上言曰求諫非難而受
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不以為戒玩之
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救於時危其
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

端平閣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王伯大上言曰今天
下大勢如江河之决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

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蹻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為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為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兹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指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戚宦近

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以諸臣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愎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

莫不破厓絶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
羞閔黙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
袂遠引不顧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扵身而自省曰
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
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内守
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宫闈之内而加省曰
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
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内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

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令不知其亡柔佞闒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背為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

不必曲為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攻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為此哉

淳祐十二年秘書少監高斯得上奏曰臣比因水災直前奏事冒進瞽言聖度如天不賜誅斥在臣愚若可以止適當轉對義不容默是用再披心腹極陳於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見自諸郡大水以來廷紳有奏疏上封

言得失者方諸盛明不諱之朝未及百之一二已聞或者惡其譁訕指爲已甚邪說乘之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此說一行其禍足以亡人之國臣安得避空言之名不爲陛下分明之乎夫所謂空言者謂其高談闊論遠於事情揆諸古則不合於今則有害如戰國橫議如西晉清談若是者信無補也今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底厲大臣内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寇虐蓋書所謂乃言底可績詩所謂我言維服者也而顧以

為無補於實政乎夫臯陶之言雖恵非帝舜底于行則無以致泰和之治傅說之言雖良非高宗聞于行則無以成中興之功令也言不悖於臯說而陛下不能如舜高宗之行不惟不行又從而咎之言果何罪哉且諸臣之言其切劘陛下也謂敬畏不可不存謂貨色不可不遠謂國本不可不正謂天倫不可不厚謂大臣不可不信謂政本不可不一謂臺諫不可不擇謂輔相不可不和謂任賢不可不堅謂去邪不可不力謂土木不可不

罷謂用度不可不節謂戚里害民不可不戢謂宦寺撓政不可不懲謂凱蚡昴英諸賢不可不名謂垓縈與蠹元惡不可不罰謂黥隷草茅之失不可不悔謂輕蔑學校之罪不可不正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堯舜禹湯之聖不是過矣而陛下亦嘗用一言於此乎其底厲大臣也謂君心之非不可不格謂内降之命不可不還謂開悰布公不可不廣謂辯别邪正不可不明謂協恭和衷不可不務謂分朋植黨不可不戒謂鄉曲之私

不可不克謂功利之徒不可不遠謂器使人才不可不當謂振拔淹滯不可不公謂天災流行不可不畏謂下情壅閼不可不通謂小人之類不可不絶謂師儒之去不可不留謂疾惡之心不可有所私系而不同謂進賢之道不可有所觀望而不力亦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皐夔周召之賢不是過矣而大臣亦嘗從一事於此乎夫諸臣之言如布帛之必可衣穀粟之必可食用之則治舍之則亂斷斷乎不可易也令一切以爲空

言而莫之省不知舍是將以何者爲實言而實政乎抑
臣聞之道路又以爲今日之病在於人主無用言之實
大臣無受言之量無用言之實其末必至於玩諫無受
言之量其末必至於罪言玩諫固不可罪言則趨於亡
也如水之就下矣故必聖主充容納之美而進於用言
之實賢相絶忌諱之心而拓其受言之量夫如是則諸
臣之言皆見於用何往而非實政乎昔孝宗皇帝厲精
爲治綜核名實羣臣進說多見施行當是時百官輪對

翌日必命宰臣進呈擇而行之一時善政多出於此廷試居下列者命詳定官節録論利害事實處類聚以聞以廷紳之言為未足也謂前宰執侍從亦有獻納論思之責也見利病聽非時聞達欲以知州縣民情若是者可謂有用言之實矣故臣願陛下以為法王安石之為相也不恤人言甚至加罪司馬光論青苗則退司馬光蘇轍論條例司則逐蘇轍劉摯論助役則謫劉摯蓋其未相也嘗有詩曰為客當飲酒何與主人謀及其為相

力行此詩故深惡人議其失若是者可謂無受言之量矣故臣願大臣以爲戒令天下大勢剥爛蠱壞無一事堪舉目獨言路一脉如綫不絶是乃國家之元氣也主張扶植猶懼不振柰何又加詆訾而沮折之乎或者徒疑諸賢之來不過譊譊騰口一鬨而去不知于國于身一切不恤而妄求詭異之名自非大狂躁之人何至如此而可以是例目之哉臣謂空言之說好名之語皆設罻羅於國中欲一綱君子而盡去之者也其言最易入

其禍最難言願陛下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而毋輒惑焉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危亡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臣屢觸天威無任隕越惟陛下幸赦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

臣聞天無私覆人君體天以容天下必貴乎議盡天下之心而後能使天下歸吾仁故上有廣覽兼聽之明必揆之以大公至正之理使下之意常得達於上

上之意常得孚於下無有匹夫不獲自盡之嘆如是則民之蒙其施也舉世之所謂大錫賚大恩渥皆不足以盡之其意若曰有君如此於民其猶天乎天下同心戴之宜矣後世不知出此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益踈戶庭邃深而君民之體不一故諱言者有鉗結之患罪言者有誹謗之誅斯固不仁者之為而無望其如天之施也至若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語之言能無悅乎夫惟其能從而能悅正望其深繹言外

之意速改其不善以為至善之歸豈非天下之深幸然或悅之而不能繹從之而不能改則是於其言之所當參酌者未嘗加意也盖亦不能充大公至正之心以慰天下殆不翅旱之望霓而甘澤未沛雖以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焉昔孟子論膏澤下於民必見於諫行言聽之日豈非以仁言利博惟在乎上之人聽而用之耳且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為病盖謂施之出於己有限也至若稽于衆舍己從人則堯舜之施

天施矣不徧愛人堯舜之所為仁也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此聖人仁覆天下之大愈取而愈無窮者又豈在於屑屑徧愛而後為仁哉夫惟在上者一有容民畜言之心在下者自莫不有蒙施如天之感舉天下欣欣然曰至公之主為能擇議廣謀從衆允合天心自是而後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海内順治而淩犯不生禍亂不作吁此足以見大公至正之道所以於民有天地父母之造也歟不然謀止於卿士而

不及於庶民之大同聽局於左右而不察於國人之曰可心腹腎腸之播告不孚徹於上下之聽而小人之攸箴或至於敢伏正恐善善惡惡莫斷於用舍是是非非或蔽於公明天下之正論廢矣然則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民言不酌而取舍之塗異也

理宗時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竊見陛下自親大政杜羣枉之門開敢言之路天下誦而歌舞之然臣至

郊闗之内則所聞浸異猶不以為信也及問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寛未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審爾則臣恐有甚於拒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争争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論夏竦論李定論胡宗愈論蔡確等事至於十五六疏十七八疏至二十餘疏不見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已後此風遂泯然猶間見於中興之始極盛

於淳紹以來而又大壞於慶元嘉定之日幸頼陛下力掃積年喑嘿之敝王遂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丕闢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為無罪然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間於初也伏見孝宗皇帝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册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寘於香几羣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

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嗚呼為君必如此而後為不負祖宗為臣必如此而後為不負天子安有臣謾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辯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也惟陛下特出臣言而申儆之

牟子才因輪對上奏曰臣嘗讀易至巽稱而隱竊有感於今日之事巽者事之順也稱者權之中也天下之理至於順而止天下之順至於中而止曰順曰中尚何迹

之可議惟其事不順理理不適中舉天下之人皆得而議之遂使議論沸騰手足彰露有不可掩豈所謂隱乎何以言之天下之事順乎理而適乎中則公議在朝廷朝廷之事不順乎理不合乎中則公議在士大夫朝廷既辭其責而不受士大夫又諉其責而不收則公議軼而犇於草茅無足恠也嗚呼公議在朝廷則大體渾全而聲色不露公議在士大夫則大體已裂而精神猶强公議在草茅則大體破碎而精采皆渙散矣然猶幸草

茅之有言也使草茅而不言則國事日非賢否易位四方有敗皆壅於上聞將見司馬三日而秦宮不知雲南喪師而唐室莫省其為禍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言之有益於人之國如此而可以其頻數而厭之哉陛下自更化以來制行少過差立政無偏詖故議論寡而大體全爰自去夏迄于今兹閱歷十有三月耳而君臣之間時有過誤以君道言之則三德之失六事之失十證之失臣嘗極言之以臣道言之則宰相之非諫大夫

之非中執政之非諸臣交結之非閹𡤰怙權之非臣又極言之非臣之好為多言也事不順理理不適中雖欲隱默而不可也所賴陛下聰明仁聖從諫如流今日而下詔求言矣明日而罷土木之役矣又明日而緩失帶之獄嚴搜挾之罰矣今日而斥董宋臣矣明日而罷鄭寀矣又明日而録用章琰李昴英徐霖矣凡不順理理不適中之事一徹於耳率皆悔其所為愚臣至此感泣思奮每謂聖性本自清明特公卿大夫不以告陛下或

告之而不當其心耳茍當其心則朝聞而夕改矣非吾君之絶德聖世之美事歟雖然陛下於庶事亦既若決江河猶有一大事綿歷二十四年而未決豈陛下思之審慮之詳必求其不貽社稷之憂而後見於施行耶不然何其久而未決也以臣觀之天命之歸出於陛下之無心雲川之變出於巴陵之無心天下既以無心而頌陛下矣陛下豈不當以無心而念巴陵耶陛下天資素高終夜以思未嘗不往來于懷所患二三大臣不能委

曲開陳爲陛下畫所以施行之策幾若陛下有所靳吝而不行有所顧慮而不行有所懲創而不行此中外之言所以紛紛然聒陛下之聽至於今而未已也爲今之計陛下苟於夙興夜寐之間惻然動心念高宗付託之言思元老告帝之意一加意焉則空山閴寥之𥨊有所依託而西溪行道之人不致嗟傷如此則事順適中天下皆服而陛下金甌之盛德一無虧闕雖與前所改悔數事編之汗青永永無愧矣又安有人言張皇之患哉

愚臣至此何所容喙惟陛下裁幸

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傅伯成遂抗疏曰夢昱貶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内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

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戚里諸賢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内徙令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瞽言

殿中侍御史杜範因講筵上奏曰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令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絶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

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名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

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内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

洪舜俞進故事曰蜀先主將東征孫權羣臣多諫不從大軍敗績諸葛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唐太宗欲自征高麗羣臣多諫不聽凡拔十城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臣聞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蓋自堯舜不作人主孰能無舉動之過所賴以拂正其非而反諸是惟左右前後之臣爾而便佞者逢之輕黠者長之具位者撫視而不暇問畏事者竊歎而不敢言幸而敢言亦惟一言以塞責而終歸於首鼠人主過舉於是莫之能救使當舉動少差之初力盡面折廷諍之誼引裾不從繼以折檻自非諱過愎諫之主安能不矍然悟惕然改惟其若宫之奇

懦而不能强諫無益也先主復關公之耻而興忿兵太宗討高麗之罪而興貪兵非無黄權褚遂良等之諫而所諫不力無救於行法魏二臣猶在必將激烈懇到極其骨鯁不從不止也夷陵鴨緑之悔當時諸臣安得辭其責哉雖然亮知惜孝直而考其推擇之素特蔣琬費禕之純良向寵之淑均何望其復有孝直之方勁太宗知惜魏徵而田舍翁之怒見於其前仆碑停昏之恨形於身後敢言之氣沮喪殆盡末節

欲望廷臣如徵之剴切難矣是則人君平時能養法家拂士之氣臨事乃獲法家拂士之力

中書舍人袁甫上奏曰臣猥以非才誤蒙陛下擢寘華近每侍經幄獲吐愚忠願陛下保養此心常常清明靜一則一言一動皆可為萬世法若有毫髮私意介乎其間雖朝夕講論而躬行有戾揆之於心不能無慊是非無自欺之義也陛下不以臣言為忤過加奬納臣感激思奮以為幸遇聖明有事安敢不言有言安敢不盡臣

竊見近者中外驚傳陛下特形御筆謂朕欲全功臣之世而人言不已戒勑史宅之等安分畏法益加戒謹仍令自今中外臣僚奏章毋得攙摭務存大體以副朕終始元臣之意萬一有此深為陛下惜之且陛下即位于茲十有二年矣而柄臣顓國者十年太祖太宗之綱理天下者幾至大壞而不可収拾迺迺前歳之冬陛下躬攬萬幾名之曰更化震霆發於久蟄之餘赫日耀於積陰之後太平之期雖未立致然既解絃而更張之亦庶幾

其可望矣今一旦布告中外明勅臣僚毋攟摭舊事若是則自端平元年以來所更之化天下咸曰是更柄臣之弊政令保全元勲禁絶人言之札一頒天下必又潛疑竊議曰是將更端平元年以來之化矣天下喁喁之望何賴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何賴焉且陛下亦知夫言路之通塞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乎更化之初言路嘗一闢矣邇來廷紳竊窺陛下有厭聽忠言之微意直聲不聞習爲喑默今陛下又從而隄障之遏絶之臣恐中

外之臣以言為諱雖有至大至急之事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端居蠖濩之宮試默省此心必知御筆之頒有惕然未安于中者陛下茍心知其非而公不足以勝私則是自欺其心矣其與陛下御經筵之時臣進勿欺之言而欣然嘉納之際毋乃大異乎陛下聰明睿智照臨萬方近又亟命二相作新庶政乃於此時降禁遏忠言之手札以消天下讜直敢言之氣傳之遠外其謂陛下何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誠使柄臣有功何厭人言使其

有罪言何可塞臣謂御札之頒本欲禁人之言而反激人之怒如川之防必至大決而後已陛下視今為何如時即中外多故患在不測陛下日夜兢畏猶懼不足乃欲以方尺之紙鎮服人心君臣上下泰然自安盡忘憂皇恐懼之意其可乎人情安則舒肆危則憂畏舒肆若安也而終反危憂畏若危也而終乃安陛下欲全史氏一門則當使之常有忌憚公議之心如一撤其閑將以愛之適所以禍之也況宅之兄弟久處富貴涉歷未深

正當左右詩書遵蹈繩檢㢘不貽譏清議乃可植立門戶故御札未必能福史氏而公議乃可以全史氏也陛下遽可輕發而不為之熟慮歟臣愚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愚如御札猶未宣降固當泯其形迹若其已行勿嫌反汗亟賜收回㢘幾慰愜輿情通達言路以不失更化之初意臣觸犯天威出於忠愛不容自默惟陛下財幸

劉克莊上奏曰臣聞之道路皆謂朝廷近懲多言之患

稍有厭言之意臣固知其不然也陛下自初臨御導人
使諫凡嬰鱗直突苦口難堪之言皆霽威嚴和顏色以
受之間有流落在外已而相繼收名或至於大用可謂
有君人之度矣大臣既再當國虛心無我凡意見枘鑿
議論矛盾之人皆泯恩怨包同異以容之初若齟齬難
合俄而驩然相得或與之同列可謂有大臣之量矣學
士大夫遇主如此遭時如此政之得失事之當否不有
造膝乎不有附耳乎而自頃以來小大之臣囊封匭奏

往往播騰上焉者失納約之義下焉者犯横議之戒幾於太强聒矣然其大意不過責難於吾君責備於吾相爾豈有他哉自昔論議之臣人主無失德則言掖庭或言戚里或言土木或言聚斂陛下毋恠其如此也求之在上而己仁祖恭儉之主納一女口而王素諫擢一妃族而王舉正等皆諫章聖太平之世築一玉清宫而張詠諫阜陵英明之主創一發運使以治財而張栻諫不特此也有選人而上流民圖者有縣佐而論儲貳者有

諸生而諫花石者國史書之天下記之非諸臣言之之難而列聖容之之難故曰求之在上而已大臣無可議則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大臣毋恠其如此也求之在我而已權之所在怨之所歸光薦祖禹同列以為姻舅薦九成言者以為黨修至於祖禹九成有所不免公著為相願為客求公著而不得者怌願之怨修至於願有所不免滚為父栻為子其視師准蜀也軍民有百萬生靈由五十學士之謠臺臣有軍國大事付癡騃小

子之語修至於弑有所不免故曰求其在我而已不特此也有以堂後官私事訐普者有以交結宮掖詆彦博者有以跛扈誣琦者有以不敢辯明之謗中弼者何嘗為諸老之瑕疵適足以見大臣之德度故曰求其在我而已夫君相未嘗無聽納之意而中外乃妄有厭倦之疑非國之美也臣謂惟聖君而後可以責難惟賢相而後可以責備使遇猜忌愎諫之主沉忮怙權之相孰肯以身試不測之禍乎臣願陛下與大臣采用其言之可

行者以涵養其氣甄録其人之可進者以揩徠其類則
盛德大業令聞廣譽在上而不在下在我而不在彼矣
司農少卿趙必愿因轉對上言曰國家正氣日消月沮
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
矣端平初沈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
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
殆甚可惑也
權戶部侍郎劉應龍上奏曰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

矣邇日以來靖恭自守者以論事為忌指陳稍切者聯翩引去豈兩省繳駮過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咈意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也

侍御史李鳴復上奏曰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去就之義古人所謹而後世多失之利禄之念重則名節之氣銷富貴之心萌則廉耻之道喪世變之不如古職此之由也臣濫膺言責每

讀歐陽脩上范司諫書竊有感焉脩之說曰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嗟夫士君子學古懷道逢時遇主尊而為宰相卑而為諫官所事者何事所職者何職蓋欲以斯道濟斯民爾不志於道而志於禄不惟其義而

惟其利雖叨榮於一時豈不遺臭於萬世哉臣嘗即是以揆之今日竊謂曩之為臺諫者有言而不得吐今之為臺諫者有言而不得行言而不行與不言何異然風采欲振而旋靡紀綱幾脩而復壞其無補於治一也當祖宗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非萬乘之貴果屈於一匹夫也所就者大也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非三公之勢果輕於一小吏也所慮者遠也一議之建小人有所憚而沮君子有所恃而安一疏之出山嶽為之動揺豺

狼為之屏息其或言事不合則闔門待罪或畀以郡或授以節否則譴責隨之貶竄繼之彼亦油然襆被而去蓋以得罪公議為耻不以得罪有司為辱也數十年來此意泯矣陛下厲精更始首去副封在上者有受言之誠故在下者亦有敢言之氣中外交慶孰不謂慶歷之治元祐之風指日可復然而志太鋭則易怠事太速則易弛始焉應荅如響今則有格而不下者矣始焉私邪屏迹今則有肆行交結者矣事關軍國或費區處猶可

諉也微瑣小吏而亦悠悠覆䕶何以示風憲才堪倚伏旋即擢用尚有詞也昏老無庸而亦汲汲除授何以伸國法正理蝕於邪説公論奪於私情遂使紀綱之地不足以懾姦雄之心耳目之官反所以資浮議之口陛下雖曲賜優容詳加訓諭稍知義利之辯稍識進退之節者獨無慊於心哉夫天下之事有是與非而已言之而是則其言當行言之而非則其人當黜存其人而不察其言之是非設官之意安在任其職而不計其言之用

舍報國之忠何有臣願陛下採搢紳之公論遵祖宗之成憲念朝廷所恃者紀綱也紀綱廢則邪正雜處夫豈國家之利士大夫所重者名節也名節喪則苟且成風亦豈國家之福於朝廷則重其紀綱於士大夫則養其名節此誠今日急務也不然任言責者進既不得行其道如歐陽脩之所期退又不能引而去如孟軻氏之所戒斯亦名教之罪人矣於已安乎哉惟陛下加察

兵部侍郎曹彥約上奏曰臣聞人主深居九重門遠萬

里一身之是否猶未自知四海之利病無緣盡見是以有道之世則必進忠直而遠邪佞非以求觀美而已盖邪佞者人臣之所利非人主之利也忠直者人主之所利非人臣之利也秦二世諱聞盜起趙高以邪佞得進唐高宗雅欲易后長孫無忌以忠直見嫉夫使人臣者皆知所以愛其身而不知所以敬其君則讒諂面諛之言日至而愛君憂國之論不作天已譴而不悟民已愁而不知禍變於蕭墻之間盜起於𨍏挺之内為國家者

亦何利哉古之聖人所以進忠直而惡邪佞職此由也三代以來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士可以傳其言工可以執其藝簡冊所載昭如日星已陳之迹未暇悉舉竊觀祖宗盛時朝廷政事微有過差未至害治而慶歷元祐諸臣下至蟣蝨小吏猶得直言極諫不遺餘力其後紹聖崇觀間朝廷有大黜陟大變改國脉之所甚畏公論之所不與而舉朝之士無一人言者乃欲指慶歷為賣直譏元祐為好名自今觀紹聖崇觀之治其視慶

歴元祐為如何也果其賣直好名固不足為人臣之利設使面從而退言腹非而口是人主孤立於上而人臣竊禄於下此則古人之所深憂而流俗之所不卹善論治者必有以察乎此矣令茲訪落之初有小毖求助之意乾坤清夷風日輝麗邪佞之黨固未得干於其間而惡直醜正之徒世所必有比年以來亦頗有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雖朝廷不用而其中心所藏足以敗常亂俗不可忽也昔者同文起獄出於邢恕之口而司

馬光坐罪愛莫助之圖作於鄧洵武之手而蔡京得進包藏禍機其速如此此無事之時不得不爲有事之計也臣願陛下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如蟊賊言而可行雖訐必賞言而不切雖狂必恕其有觀望頗色沮撓讜言至以賣直好名肆爲坑穽必將明示好惡重加斥逐則慶歷元祐之治不期而自致紹聖崇觀之弊不期而自革矣易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當既濟之時本無扞格而聖人示戒如此所以憂治世而

危明主至深切也惟陛下留神

祕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姚希得上言曰君子犯顔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之大患在不聞其過而已矣夫以一人居天下之上言動幾微之間治亂存亡繫焉是不可以不聞過也然

其威雷霆所震者滅其勢萬鈞所壓者摧予奪廢置怵於前刀鋸鼎鑊廹於後自非龍逄比干剖心隕首冒萬死而不顧者孰肯以其身嬰威怒之鋒哉若昔盛時以堯舜為君以禹臯稷契為臣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溫乎其和故昌言嘉謨各得展竭而無餘藴君臣之道兩盡不亦休乎三代而下庶幾乎此者若漢之高帝唐之太宗亦可取也高帝為人寬仁愛人豁達大度故其創業之初羣策畢至雖鯫生戍卒之賤皆得至

前以吐其愚晚年欲易太子周昌直言極諫比以桀紂而不以為忤太宗寛弘盡下導人使諫孫伏伽李大亮之倫危言讜論交至遞發不惟虚懷延納而又或加賞賜以激厲之二君創業垂統國祚延洪皆聽言能用聞過能改之所致然要其極而論則亦曰仁而已矣陛下以司馬光所載君仁臣直之語為問臣謂戰國君臣何足進於陛下之前故臣置不復言而述堯舜及漢唐令主之事以對然竊窺聖意則知陛下蓋深有感於斯言

者陛下天資忠厚恕以待人屈已和顔延見羣下未嘗疾聲厲色真可謂至仁之主矣而在列之臣批鱗逆耳引裾折檻之風若寥寥焉則是陛下無負諸臣而諸臣或負陛下矣雖是亦有機括焉司馬光之告仁祖皇帝也曰仁曰明曰武故臣願陛下於其有餘者勿失於其未至者用力焉傳曰主聖臣直又曰君明臣忠此二言者可與聖問所及互相發明陛下試采擇焉

金世宗嘗召問伊喇履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

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對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

世宗又問赫舍哩良弼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

哉葢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毁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

章宗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左諫議大夫髙汝礪上言曰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葢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蕫其有所開說令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

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
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
一體從之
禮部郎中穆延和囉羅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
責之宣差河南提控完顏伯嘉上諫曰自古帝王莫不
欲法堯舜而恥為桀紂盖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
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和囉羅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
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為堯舜乎近日言

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為恩曷若置之而不問乎

義宗正大四年時朝士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寖以成俗禮部尚書楊雲翼上言曰今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輅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

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

元太祖時多爾濟年十五通論語孟子尚書名見于香閤帝曰朕聞儒者多嘉言多爾濟奏曰陛下聖明仁智奄有四海唯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帝曰朕於廷臣有戇直忠言

未嘗不悦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盖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汝言甚合朕意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江海所以為江海者以其善納也聖明所以為聖明者以其善聽也古先哲王君臨天下乃有旛鞀函鼓以達四聰樽匭旌旗以萃輿議求之如不得用之如不及雖或涉於誹謗而猶不之罪也故智者畫圖直者讜議能者獻藝愚者効忠内契於心則丕沃天聰外宣於政則謂之事業由是

觀之天子之居深拱九重任獨見則斧扆之外杳若萬里開言路則兆民之繁庶事之冗了於掌中令國家累頒明詔博採直言葢堯舜之勞心乂民不得不然也欲能網舉無遺宜杜其弊夫在下之人頼聖世之慶運泳聖世之恩波諒有犯不測之龍淵效茅草之狂斐以荅鴻鈞者矣然或家貧力弱跋涉乏資内非許史之親外無金張之託雖視升天之路未由觀國之光因詣有司繳申書疏若遇無私之人尚可道也其或有司未肯即

申追照副本委於刀筆之小吏付於章句之俗儒滯盛
事而弗行迷大體而弗顧擅成誣罔之議暗存私曲之
心遂使志士沈光英材飲恨覽天章而自惜投明月以
無因卞和之玉不免於石名郢人之歌見䟽於白雪如
斯之類可不防乎兩漢以來皁囊封事後世至有絶尚
書副封以防壅蔽者令國家詔令上書陳言者實封呈
獻聞奏未有絶追照副封之明文竊恐外路諸司因縁
作弊夫上書言者非言朝廷之得失即言軍民之利害

非言軍民之利害即言官吏之情蹤設如官吏惡其直筆挾愠於内托名校勘遷延歲月進而爭辯則非盛德之所宜退而自止則盛事弗違乎上此又副封爲害之甚者也伏望陛下班詔四方絶外路追照副封之事則言路無壅矣臣又以言路旣開天下風動夫白屋寒士自齠亂積學以至有成聞斯詔旨杼誠罄直修策論於衡門之下於是乃再四而思之欲盡實以言邪則恐忤上心欲引而不發邪則有乖公論人之重者莫重於生

多包周身之防庶免無妄之禍故言不盡意而什存其七書不盡言而什存其五避嫌省約而什存其三懼觸犯之罪以改之什但存其一矣不其惜哉彼抗其什一之議曳裾於象魏之下儻加徵譴則在下以類相懲雖奉求言之詔亦將為噤寒之蟬立仗之馬以避雷霆之萬一又孰敢若朝陽之鳴鳳向天闕以翺翔哉更望陛下包荒納善捨短從長批鱗逆耳者何患不多哉幸從臣言下無遺才上益聖德而永超乎百王之治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由是觀之聖人生知之資天縱之美未能盡知也況於王者以拱默為尊無為為貴眼力之所至不過乎宮禁之間耳力之所及不越於軒墀之側受天眷命職司治下京府州縣縷錯星分烟火茫茫民以億計內委卿士外任守令事機情弊奚以知之故下情貴於上通使萬里之遠如泥之在鈞灼然於廊廟之奧而民瘼息矣上意貴於下達使九重之邃如日之

在天普照於閭閻之賤而王化敷矣今聖朝詔許陳言
旁及山野然無諫議之臣實歎悦言之至臣固知陛下
丕繩祖武圖任舊人合九土為一家光百王於千載數
天仰睿比屋從仁小民膺美於無窮百司承風之不暇
又何假乎諫也實無得而稱焉其或覆盆難照過事微
萌豈不累乾坤造化之功闕衮冕焜煌之耀乎在下之
臣有言責者則拜章飛疏以全益明之明無言責者則
尸祝不可以代庖人將無救之者矣能自得師者王惟

后從諫則聖故過事非謂之過惟有過而不聞是為過也前漢以前有諫大夫後漢以後增為諫議大夫至於唐朝遂分左右是誠居極之大端也伏望陛下因今稽古崇置諫院隷於都省選天下名高德卲才學該博之士班分左右立諫大夫二員又立司諫補闕拾遺各二員凡上躬之進退從容政令之更張制作假之以陽春之顔厲之以風霜之節如滄海之愈下而愈深如寳鏡之愈磨而愈明不亦美哉臣又思之不患有過而患乎

過之不聞不患過之不聞而患乎聞之憚改也何則過者聖賢之所不免也以孔子猶天而貴徙義以顔淵入室而不貳過言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聞者蔽塞之因也令已上通下情若又上立諫府則無不聞之過但在轉圜而已夫迅雷之駕怒奔馳飄風之扇勢橫起駭震天宇蕩播海岳者天子之威也萬鈞懸於一縷之輕秋毫近於洪爐之熾似斷還連生死相隣者諫臣之命也且鳴玉曳組翔集殿庭豈不知阿容順指則祿可常榮忤

上竭誠則身難自保然其所以為之者蓋以明主可為忠言君子貴崇高節食其禄當其職上欲七廟之齊天下欲羣生之蒙恵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更望陛下既立諫臣又當納諫如流改過不吝毋或加慍以杜忠直骨鯁之門也

世祖嘗謂張雄飛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廈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

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爾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人雖嫉妒汝朕能為汝地也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

仁宗時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平章政事揚多爾濟上諫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

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昌平令多爾濟又諫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讀貞觀政要帝顧謂多爾濟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中書叅政楊廷玉以貪墨敗臺臣奏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道拉實疾其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寘之

重辟監察御史張起巖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
朝政職使然也令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
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
陛下即位詔旨動法祖宗令臺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
法祖宗耶帝感悟事得釋
英宗嘗謂中書左丞拜珠曰令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
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
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拜珠攝太尉帝從容謂之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珠頓首謝曰昔堯舜為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已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為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已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稱為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